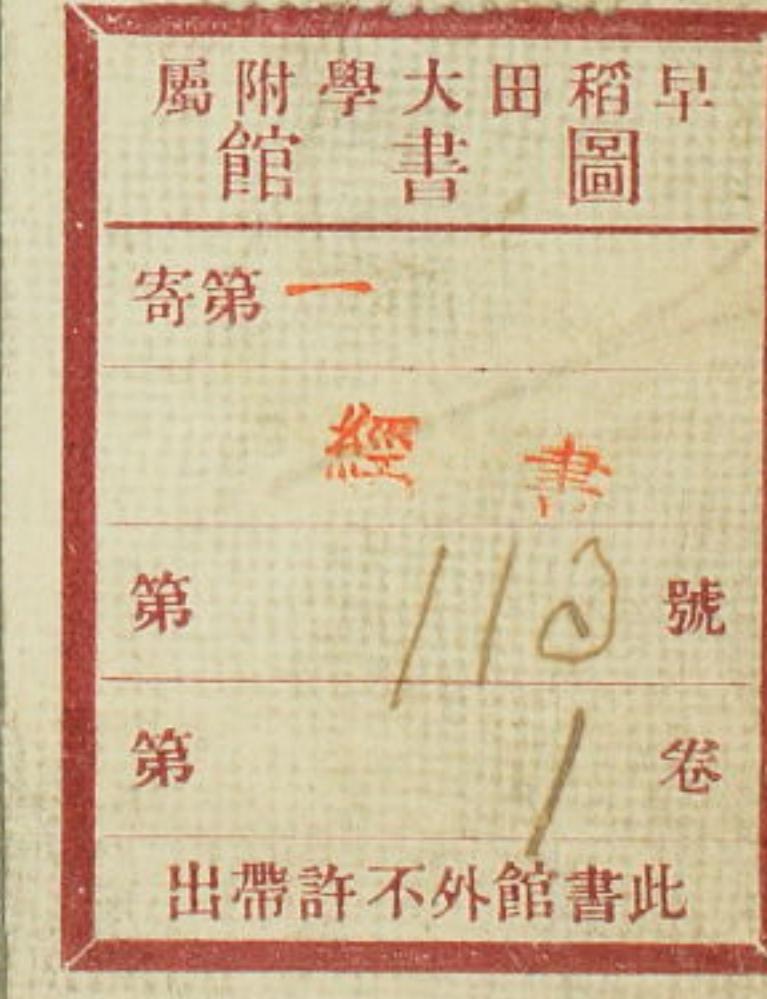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古易傳義考異



印七12
1594
1-9



古之傳周易也如如齋嘵如
魯絳杵然士宣之子遠於古
義書院乃又古善初先生之厚賜
修傳義考黑而手之以墨石之
思之又手寫之以似羸一班



矣而僕小人是為多子哉之
至也善者出若乃重論又
多豹而已矣能定之以德若之
若之之而今已立覩一觀音菩薩
自去之又之而止若又只欠

觀乎人者言又之而無客
神通之有之自懶定之業就
用以持至之修之趣處之餘
暇又思之重之而待覩空豹
五少待空豹之而能然之

君之子持以厥物以從復
此心革面自非予所思之矣傳
云様貌存亡告占也入主財
莫失失天子鄉梓以之無
忘之以勿戒矣尔

壬午年夏二月

作于小村
董其昌書

周易傳義考異卷之一

易傳序

胤按易有文。變易之二義。朱子兼取二義。程子則易只從變易一義。其卦畫肇於上世。而其書作於殷周之際。專為卜筮之書。至春秋戰國之間。十翼出。以明二經之義。或以說卜筮。或以說義理。夫子則特做義理之書。看故曰云。可以无大過矣。王弼註經。韓康伯註十翼。今古註是也。專說義理。象數不復以為卜書。程傳亦因之。但義理精詳。弁論明備。推之人事。尊發聖人之蘊。不可復与王韓諸解。一例看也。至朱子。則復反之卜書。名之曰本義。大意全與程傳異。而義

訓名例之間亦有所長。說易者要當說程傳會其大旨而義趣則參取本義，斯无所失矣。乙巳六月十四日中

易經序

按此序相傳為程子之作。予所藏二程全書、挺性理群書，載於拾遺中。然其議論文字不類程子平生之言，或云書林余怡慶賞之所著。先生以為或然也。胤按在道在理，兼上文來，然在理之理字，不穩。此語本於程子所謂理一分殊之說，則万殊不可言。理當曰在事，或在物，則可矣。

九月

此段寃句

胤按此序或以為程子作，然程子觀易專以義理為說，而未嘗涉象數。卜筮平生教人亦未嘗言无極太

極。此序專說象數卜筮，而未嘗及義理。其非程子作固不待弁也。或以為朱子作，然文公平生著撰，片言隻字，收袞無遺，而此序不見于大全集，且序中所言散之在理則有万殊，非朱子之旨。其非朱子作亦可知也。大抵古人文字，凡書序必叙其由。此序一篇文字泛論易之理，似科举文字。此宋元學子之所作，漫載之于篇首耳。永樂修大全亦因而不除。嘗記經解中亦有此序者，先儒有說。

享保乙巳年六月廿日

上下篇義

胤按上下篇義，亦不知誰之所著。康紹宗二程文集拾遺，亦收載云。見易傳文，蓋有所刊行易傳而收也。

今觀其說瑣細牽強決非程子之作也

此段空句

右繫辭傳

戴

唐荊川裨編熊用未云漢儒所說龜文可証者莫如大戴禮經註之言大抵圖名之說至宋始詳其源發於希夷而劉牧亦從之譯昌傳希夷之學其紊亂圖書特錯午言之以秘其術尔○按劉牧字長民衢州人其名有易數鉤隱圖頗穿鑿詭秘有河圖四象圖自以為玄妙却是十為河圖矣

同上

卦變圖

胤按既此圖者須知彖中或言剏上而柔下或言柔得位而上行皆言卦變也此六十四卦中以卦体互

本義卦變
本圖備傳義

往來者非筮得過卦變也假在師卦曰剏上柔下則知師之九二初六與復之初九六二換位也謙之卦則知謙之六二九三与師之九二六三換位也豫比剏亦準此若自上而言則在比卦九五上六与剏之上九六五換位在豫卦九四六五与比之九五上六換位也謙師復亦準此下所列諸圖可以此例推也

按宋谷水林至寧德久淳熙中以大學上舍秘褐官秘卷者著易禪傳三篇載經解其中有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漢上朱氏以為康節之子伯溫傳之於河陽陳四大陳傳之於挺之長揚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以授李挺

○天

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以授兼山云云○
胤按李才卦生圖與此圖同但圖止三陰三陽而無
四陰四陽以下二圖豈文公因陳邵旧而詳之耶己
一六月廿一日

右易之圖

胤按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四
圖也文王之易後天二圖也帝周公在其中孔子之
易卦變圖也卦變之說彖中所說一義非作易之本
旨故以為孔子之易乙未十月十一日為白石生請啟書

筮儀

易第一營

按上系辭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本義四
營謂分二掛一揲四帰奇也

此第三營之羊

按三營四營謂之羊者左右各居其半合左右為一
营故言羊也

周易

孔穎達正義云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
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
周易其猶周昏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締云因代
以顯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
是普偏之義全欲无所遺弃亦恐未可尽通○陸德

明音義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胤按周字從存二義唯當定為代名本義自明

乾

全卦大意

此卦六爻皆陽故名之為乾而系元亨利貞之辭也諸爻皆取龍之象而唯九三一爻專做人位說爻從下而上九五為人君之位與二相應本示占筮所值之吉凶也彖移就大道聖人上說大象亦取象于天而以天衍健比君子自強之誠小象各示所遇之戒也文言則演彖象之意卦爻但就人事說而乾元始而亨一段專說天道六爻皆做聖人之事說其所同異畧可見矣程傳解卦辭為天道則本於彖而分為四德則蓋出於文言也各爻皆為聖人之事亦從文言也朱義則卦爻各隨文成解而不必定

息

爲天道聖人事各示所值之吉凶也其於彖象文言
亦各為解不相混同大抵觀易之全教則當從程傳
呂玩其義而至於辭義剔本義最為簡明有條不
可不從然解彖象而間帶卜筮之意如解首出庶物
曰聖人致太平之占解牝馬地類曰其占如下文所
云也亦不免牽扯唯當各隨文消息而不可錯雜混合
他卦準此

乾元亨利貞

胤按乾元亨利貞程子從文言首章說解為四德自
王輔嗣已來已是如此朱子則從諸卦彖說解為占
辭云大亨而利於正易本為卜筮之書則朱子之說

當為易之本旨也然彖曰大哉乾元文言曰乾元者
始而亨者也則當以元字連上文不可与諸卦言元
亨利貞者一繫而說彖象例自可見矣若夫解為四
德者文言金有其言尤不可從也詳于下

胤按程子云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云云此
說不然也乾是卦名非天之一名也以其六爻皆陽
純剛之至也其象為龍為馬天者特其大者耳猶艮
之為山離之為火豈可指火為離稱山為艮哉曰取
象則可矣以為其別名則不可也且有大象已前已
無以乾為天之說矣而后世則曰乾坤則自為天地
之別稱大年古義程子之說亦不免襲其陋

亂按本義三倍其畫二句依邵子加一倍之說於八卦之上三句兼參程子之說二說兼舉以完其說不如專取程說也

乙未十月十五日

初九

亂按程子解乾六爻皆為聖人之事朱子以易為筮書故不必為聖人之事但二五見說大人故有賓主之說程子蓋依文言故牢做聖人說然文言自是一義解爻不必可拘

乙未十月十五日

亂按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卦下謂卦之最下与下程傳所云卦下之辭為彖不同

乙未

九二

亂按利見大人程子說大人二樣一是指九五一是指九二說利見三樣是三利見五一是五之利見二是天下之人利見二也朱子則為占者利見本爻九二之大人也若或有其往則利見九五飛龜之大人也程子之說最錯襍不明朱子之意亦覺牽強今推其意朱子把做卜筮之書而占者非人皆有見龜之徃多是平常人耳故把文言為証言大人是指九二本爻之人云云然使卜筮之用必神而奇中則允值此爻之人必有此徃之人覩其吉凶悔吝之辭可見矣

又按九二所謂大人蓋指九五也凡卦言利不利者

皆主本爻而言、非自外言之也。乾二五相忬、君臣相遇、明良契會之時、故二之所謂大人指五而言、五之所謂大人指二而言、互而言之焉耳。王輔嗣說既足如此、若夫文言所說者、各執本文論大人之爲君、從非爻辭之正意。朱子堅從其說以解爻詞、不必可信。蓋文言之彖爻、偏卦而泛論其理、非如春秋之有傳也、亦不可以此爲錯解爻辭也。古人之解書如此者多。

胤按先儒多以六爻配天人地、不必可從。雲峯胡氏曰、三四人位、故三不称龙而称君子。双湖胡氏曰、三四人位、非在之所挺、皆誤矣。文言九四爻下曰、中不

在人則專指九三、其不以四爲人位明矣。且九四明曰在淵、則專言在而非人位之可言。今九三云：「有乾一卦、取象于龜、除三之外、皆言龜、盖龜畜物也。」金或潛或飛、而非人類中物、故三一爻專言君子。乾之象、枯蒼葉氏曰：乾：「夕惕、非龜之所可為。」故以君子言之、蓋倒說也。

九四

胤按程傳、或在淵、是一串事、著一或字以疑之。躍于淵、則是就安也。朱義則或躍于在淵、各自二項事。九四之位、即是在淵也、而未躍矣。而躍則向乎天、然其進退未定、故或之也。或之而適其可、則無咎也。

九五

胤按卦配三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九五、天位、故程子曰、進位乎天位、九二傳曰、田地上也、三四三金人位云云、皆依此例、然易有三才之道者、凡言焉耳、每爻不必可拘、本義則不然。未叶

胤按利見大人、程子含二意、利見有聖人與天下、二意大人指二与五、朱說如九二例、管見亦可以上例推之。此段空句

用九

胤按用九、程子以為、处乾剴之道、首即為物先之意、朱子從歐陽子之說、為諸陽爻變之通例、群龜無首

即諸龜無頭意。

歐陽居士集明用曰、用九見群龜無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眾所以不用七也。此段空句

用九本義

胤按啓蒙筮法、變及四五爻、則以不变爻為占、非必皆用九、而不用七也、且乾之群龜無首、即坤之牝馬之貞、其又似乎相通、然坤之利永貞、豈乾之元亨利貞乎哉、皆可疑之甚。

本義本

上彖傳第三

彖即文王——微以

大哉乾元——

此專——

廣義云朱子因古易作本義古易傳自為傳彖傳卷首有上彖傳三字故有此註附于其旁如系辭上傳旁有系辭本謂文王周公所系云々也今既不同古易則此註不宜用之則所言傳者与凡言傳者之傳字何所指耶

彖曰云云

劄按聖賢之教人常就人事為言而及天道者甚罕

其言天道亦說福善禍淫之迹徵於人事者而未嘗及陰陽流行之理也唯易曰陰陽消長之變以示人事之進退存亡故彖曰卦辭元亨利貞之言以堯明乾元之義曰云々蓋天地之間日月星辰之繫乎上人物草木之列乎下举皆莫不資是氣以為始故其措詞如此乃言一元陽之氣為万化生之本也所謂乃統天名是也及至後世必向此上面駕一箇無声無影物以為枢紐根柢則是妄測源乎老莊而非易之本旨矣六經說天莫古於此亦莫明於此唯當以此為宗而不用後世紛紜之說豈統天程傳謂統言天之道也朱義謂貫天德之始終即所謂偏

言包四之意。戊戌廿十月十日夜灯下草。

按廣義石芝��氏云彖本文王卦辭大哉乾元等語孔子說卦辭名不當係彖曰字彖曰等係漢鄭氏王氏所加本不必解若解之則當作孔子傳彖之意有曰象曰倣此。

從��氏說則謂彖曰二字孔子解彖而曰也以謂停程朱二家本為以模糊本義本无以二字不必枉解。乙未十月朱子

大明終始

亂按大明終始程傳就六爻而言本義就四爻而言依下文六爻毫之言傳可從也。戊戌上

按鄭氏易會曰大明終始言乾元之大明亘終始而不息也陽本大本明夫惟大明終始故六爻以時成而能成乘六爻以御天。

首出庶物

亂按首出庶物二句程子上一句說天道下一句說人道。朱子以二句共為王者之事。加程子說則上下二句分折義不相蒙此二句是一串事。當從本義說。

亂按乃利貞程傳就天道上言本義就万物上言。戊

廿十月朱子

保合大和

亂按保合大和程子就天道上說言其冲和不易之

理朱子就万物上說言一物上各含元氣朱子意盖兼上文各正性尙說當从本義

己未十月廿五日夕

本義木

上象傳第五

象者一一

天行健

天———

按廣義朱子因古易作本義因其旧文而書曰上象傳故有此注附于其旁曰卦之上下兩象者分二体言二体各一象也此數字寫天行健地勢坤等言曰兩象之六爻以六爻周公所繫者以兩象包有六爻以

六爻周公所繫之辭只是兩象逐節之義故并認之象也此數字總作一句說寫潛龜勿用及履霜堅冰至等而言

此行

經 傳 大象經一卦之上下兩象

三三

經

大象傳

天行健傳

大象

小象

初九潛

象占潛龍

陽在下也

小象經一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詞初九潛龍等

象占

小象傳一陽在下傳

象占

小象傳一陽在下傳

象占

亂按本義云之卦之上下兩象下當絕句不可連下周公繫之詞也蓋上下兩象無詞直以伏羲之卦畫烏經孔子傳之曰大象傳天行健是也兩象六爻周公系之詞以烏小象之經潛龜勿用是也孔子傳之曰小象傳陽在下也是也本義不曰孔子傳之者蒙

上彖曰注

又按_{朱子}之意大象之經無辭以卦為經小象之經六爻辭是也而不及彖者存于彖傳也予謂彖象非復一半之作而象後于彖想當時作彖之人只解卦辭而不及爻辭故象專解爻辭而別就二象說全卦之意不復綴卦辭也然則大象不必援卦為經也乙未十月世日夕

大象

亂按天行健古義曰健當作乾以音相近而誤也六十四卦大象皆奉卦名不忘乾獨舍卦名而別取義近

閱經解中所收河南吳仁傑易圖說曰象傳六十三

六十四卦恐
當作六十三

順

卦始於地勢坤終於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獨乾曰天行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健而傳写之誤遂以為健耶乾坤其名也健順其訓也乾健坤順當一体言之此云天行健則坤當云地勢矣六十四卦豈容乾獨異於諸卦也哉此說適與先說符但因古文書言耳其義益明矣乙巳八月十日

又按程子卦辭為彖象彖者通稱彖六爻辭只称爻而彖爻辭者称象未嘗謂爻辭為象也觀曰其卦下之象爻下之象可見矣朱子各分經傳此段空句

大人造也

亂按大造也傳創造為之言聖人率業本義訓為

人

意

作_挺文言聖人作万物覩與起之意俱在九五本爻
之人為大人此拘于文言之說按象意則九五利見
者九二在下之大人也故曰大人造也正是本文的
文言則別義不必相符同古義云造詣也至也引伊尹
就湯大公歸周予後閱漢史造作聚固知涉史之亦可翼
經也十翼之不出一乎亦可就此而弁矣陸祚明晉義大人
造鄭徂早反為也王肅七到反就也至也劉歆父子
作聚漢劉向傳作大人聚也師古曰聖王正位臨馭
四方則賢人君子皆未見也彖象文言專主義理說
未嘗一有涉于卜筮者也本義謂六陽皆變而吉恐
不免牽強乙未十月

下

文言

胤按玩易者須審本經及十翼主意經還征意彖還
彖意象還象意文言系辭還文言系辭意各弁其旨
而要不混同假借焉經是占辭因陰陽消長之變示
吉凶悔吝之兆彖象二家專就人事示教而無復卜
筮之說如乾卦本足吉卦六爻之所值吉凶各可見
矣彖推之天道曰大哉乾元而配之聖人功化之極曰
首出庶物万國咸寧象則取天行無停機之義而示
往教日強之教遂爻各存其戒也是彖象二家所說不同亦
卦辞異文言則專就人事上為言不曾說天道且爻皆
做好人說故或曰君子或曰聖人觀其語自可見矣

程子通六爻皆做聖人說。蓋櫛文言而言也。
按文言古易別寫一卷。本義曰古易。卷首有文言傳
三字。因有注附于其旁。曰此篇云々。元者善之長。以
下別起一行。元者生物之始。己下注附于其下。修大
全時傳義合列而專從程傳本。故本義注致錯雜不
明。

陸徃明音義。文言文節卦下之言也。夫子之十翼。梁
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

按鄭氏易會曰。文謂文王言。即彖爻之辭。文言下古本
有傳字。誤孔子傳述文王所言而推廣之也。文言傳
故自為一編。王弼移附乾坤後。称文言以別之。玄傳

字遂襲襲而脫也。○明鄭徃溥

胤按乾元亨利貞本是占筮之辭。彖移就天道上說
曰乾元坤元。而未嘗分為四徃也。文言則析為四徃
則亦專就人事上為說。而未嘗說天道也。所謂善之長
也。等四句。及曰君子体仁云々。又曰君子行此四徃
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其語意自可弁矣。然則以元亨
利貞為天之四德。彖象文言之所未嘗言。而從前諸
解相襲為天之四德。亦不深考焉耳。乙未十月廿六日

元者善之長

胤按元者善之長也。四句程子通下段。專做人事說
朱子以上四句做天道。兼言人事。到下節方專為人

元

道說此說覺程傳爲長

又按程傳解卦爲天之四徃故以文言爲推之人事本義解卦爲占筮之辭而此處亦是人事皆不与天道相闕則所謂元亨利貞天道之常者何所憑哉彖爻有乾元坤之說而亦不的分解故本義此處虧著元者生万物之始云云於時爲春等語然正文不見其義以元亨利貞爲天之四徃其說昉於疏家王輔嗣亦無解云乙巳九月十二日

君子休仁足以長人

胤按程傳解卦辟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徃故曰休乾之仁朱義謂人君以仁爲休覺本義當從也

利物足以和義

又曰文言上文曰元者善之長也者言衆善之中元爲之長也長字屬善此曰休仁足以長人者言足爲衆人之長也長字屬人此亦古者說書融活不端處乙巳九月

胤案程傳謂和義乃能利物本義謂利物則義和程傳似倒說予謂君子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利之不行也久矣以其利己也故與義反故能利物而後可以与義相和順而不悖故曰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胤案負固程子以爲負正坚固之義朱子以爲智之德以脩仁義禮智之目程子說不可易也蓋聖賢之

喻

立言彼此互举不必相繫指醫師之处方眾藥相配以取効也故孔子每言智仁勇中庸言仁義礼至於孟子始兼舉仁義礼智四者不如後世牢以仁義礼智信爲人之五性也各隨所見立言不同文言曰云云元之爲仁亨之爲禮利之爲義本文已明言之矣至於負固之爲智古注及程子並无其說至本義則云負者生物之成於時爲冬於人爲智又曰負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云云予謂負固言人之操守堅固与智之義不相干涉文言曰卦辞配之仁礼義負自爲一解不必強配仁义礼智也戊戌十一月廿四胤案朱子必欲以負固配智而本文無智字故本義

添一知字云知正之所在云云是本無據且知正之所存在一句貼負字固守之一句貼固字此自智含二義之說出乎引孟子亦然語類云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曰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有兩賢毫蛇之說此等說最可疑也戊戌十一月廿四

初九曰潛龍勿用

胤按遯世無凶二句邊音似重複然遯世無凶人不知而不慍之境至于不見是而無凶則慍于群小憎益多口之時而尚無不豫之意則蓋又重矣

胤案文言九六節程子云第二節言用第三節言時中四節言義朱子語類云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亮

之義也。難分別到了時似用、似義又曰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徃耳。又曰聖人只是敷演其義、又兼坤、屯那裏恁地分別。予謂當從朱子說。未

十一月五日

亂按乾六爻辭各明值者之吉凶不必言聖人也。文言則皆做聖人說亦玩易之活例也。程傳擬文言故卦辞皆解做聖人本義則各隨文為解當從本義也。戊申五月三日

亂案所誤何誤也。子曰者歐陽子誤當取謫易師弟之名。問其稱子者指謫師而言古者称子猶後世称先生也不必限孔子也。其說得之。戊申五月三日

九二曰見龍在田

亂案善世不伐只是顏子不伐善之事著一世字者見龍在田之時也。故下乃曰、徃博而化。

亂按此章衆利見大人指九二為大人非言九五也。蓋在爻而言則二之大人指五、之大人指二互而言之同徃相應君臣相遇之象也。文言本依卦義別立一義各指本文之人為大人是非看差經文也。古人解經多是如此。易中最多程朱二子以文言為直解經文故傳義中殊致紛糾以下倣廿五日

亂按九二中而不正而文言曰、龜徃而正中故程子曰在卦之正中。此將正字帶說與他文得佐曰正異

此

例朱子曰、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此通全卦而取中程說覽優乙未十一月十二日夕

九四曰或躍在渢

胤按程傳或躍字內含在渢字處則未躍于渢也渢則卑於田然離其位而就之故爲進也胤按上下無常進退無常互文而言講一或字高蹈遠引獨潔其身如沮溺之流是離群也患失乾沒希世求容如羲張之徒是焉邪也九四或躍在渢狐疑犹豫進退不決者非以二者之焉也蓋幼而學之性而欲行之進往修業平素所誦明而躉畜者久矣設其及時而措諸事業也故能無咎己亥九月十六日午下也

九五曰飛奄在天

胤按此章叙利見大人指九五爲大人正如九二例聖人作一句貼大人說天下之人快覩聖人之與起也此文言不依爻辭別逞一義者非錯解爻辭也又按程傳曰言在見前言在見後蓋讒之利見大人其立言在未見之先乾之利見大人其立言在既見之後訟望其決斷乾蒙其化故不同也予意易本占書所以决嫌疑定猶豫諸卦中言利不利者皆言值是爻者之利不利三百八十四爻其立言皆在此之前猶後世占書曰某日宜架屋某日宜植木然則訟之利見与乾之利見立言宣容有先後之異文

言外爻辭別發一義故曰聖人作而万物覩程子以文言說便為爻之本義故有此說乙未

按程傳况同徒手指九大人也同声二句說二五同徒相心水火雲風四句說万物利見九五之大人傳中自可見矣予謂同声以下六句皆為聖人作而万物覩起蓋声氣無形水火有形而無心毫席則動物自上而下從輕到重皆為說聖人範六句一事說為是

亂按本乎天本乎地傳義解黑日月星辰不可以物當從本義動物植物之說乙未十一月念日

又按程傳上應於下二句在二五相應上說上下上

既見下二句在君民相見上說上下上俱指五下字所指不同不可混看蓋程傳解爻兼三意故說此節亦然本義只一意做天下之人見九五大人也本義不可移也上

潛毫勿用下也

亂按子之雅言在說書執禮而曰五十以字易旦曰吾欲無言則其意可知已文言自是已下反複重疊無甚異義則其非夫子之親筆亦可見矣

或躍在淵自試也

亂按程傳訓自試為自用是進退自用也試字該進退而言朱義姑試其可本尚書語專主進而言亦當

也

從本義。己九月十七日午下

見龜在田天下文明

亂按文是礼樂制度之文明則其燦然處凡經書言文如曰文不茲乎夫子之文章煥乎其有文章雖然厚斋馮氏曰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恐不功又曰九二未孚乎上而曰天下文明者何也蓋苟有龜往則金不位於上而天下既被其化如伊周之事業是也

終日乾：

亂按程傳終日乾：以至夕惕是無時不勤也本義九三危惧之狀不可不如是之勤也

乾句

古義曰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序誤捲入于中間詳文勢訛論壹在于篇首。○亂按此第五節專叙彖曰之義而遂併及六爻也。

利貞者性也

亂按利貞者一句為下二句提綱乾始一段是說利大哉一段是說貞程傳解此節為利固得之矣本義此節中具四德為說甚覺牽強

丁酉六月十五夕灯下

又按莊子知北遊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林氏引文言證之其意相近

辛丑二月

大哉乾乎

胤案此二節覆說利負之義。乾始能以羨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乾之利也。剝健中正。此乾之負也。蓋正即負也。在他卦則只正而已。在乾故曰剝健中正。又極其美曰純粹精也。程子以為六德。朱子以為四德。不必然也。

時乘六龜

胤按雲行雨施二句。程傳做風雨時。若意解朱義。則作譬喻說。如時雨化者。意覺朱義長。

胤案彖象文言。其為孔子之作。既不可知而亦非必一手之作也。時乘六龜。雲行雨施。是彖辭。豈可復自述文言。以繫其義哉。各是一人之作可知矣。况槩為

皆孔子之作者。尤不考焉耳。

又按雲行雨施下彖曰。品物咸亨。此就天道說文言曰。天下平也。此就人事說。所指各不同。且彖雲行雨施句。在時乘六龜前。而文言則互相前後。古人解經不必拘泥。此亦可見矣。乙未定句

君子以成徳為行

胤按君子以成徳為行。此兼善天下之事。詭著於事業者。為成徳也。初无潛隱而未用於世。未見成徳之行也。故曰行而未成。与孟子所云成徳達材者異矣。孟子不拘顯晦。泛就成其徳者而言。文言專以有為做成徳說。未成之成。分明承上文成徳字。為說傳義。

共做尋常成化字解

卷四

又按君子以成行爲行此二句說君子本分事至潛之爲言方貼本文說蓋指諸事業者成行之行也九二方在側陋未著於事業故云勿用也

或申五明定

君子學以聚之

胤按學以聚之則積之於已問以弁之則資之於人皆所以力量也寬以居之則恒之於身仁以行之則施之於人皆所以修行也文言以此贊羨九二之大人也參諸孔孟之言則博文約禮者夫子之所以善誘人以禮對學而言守身之法也知言養氣者孟子之所以不動心知言者學之事也浩然者集義之所

生也以義對學而言不動心之本也此爻以學與仁並言蓋明君人之行也立言金有異而其意各有所專焉十翼固非夫子之作然質諸孔孟之旨而不謬則不可以其非夫子之言而不尊信若夫學以博才靜以修身者孔明之所自志以靜對學而言不似聖人之言矣乙巳九月十四爻

胤按九二利見大人程子謂見九五之大人也朱子謂見九二之大人此亦爻与占者爲賓主之說此亦已見于上矣文言不由爻辭各以本文之人爲大人不必以爻爲主泛言大人之行耳乙巳九月廿日夕

亂按九三專為人位觀象特言君子下文曰中不在人可見矣彖言御六竜者泛通全卦滾說耳非六爻盡取象于竜也

夫大人者

亂按此一節與中庸贊夫子之徃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及稱君子之道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意味一般所謂天地者及指其形體而言而其徃云者亦言覆憇之無外持載之不重耳程子云天地者道也尤墮理解而非古人之意矣若然則所謂与天地同德者即與道同德也尤不可曉朱子解中

庸亦用此解蓋本程傳來假言天則固可以言道連言天地皆就形體而言也

案與鬼神合其吉凶專就占筮言觀其曰吉凶可見矣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同謂之質謂之無疑則與所誤決嫌疑洪範誓疑意同謂決之於蓍策也註云造化之迹也中庸亦從此註別譏風雨露雷化迹之可見者尤可疑也所云同吉凶所云質而無疑者竟不可說

庚子此段完句

亢之為言也

按上言進退存亡得喪而此不言得喪此三代文字得喪自在進退存亡中

丁未

東所先生曰
全卦大意略

坤

今按程子以元亨利牝馬之貞。亦解爲四徧行利字下。亦微詭。本義則曰利于牝馬之貞。此亦可從本義也。

君子有攸往

今按君子有攸往傳。挺彖辭解爲一句。本義則蒙下句說。此亦可从本義也。詳于語類。

先迷

今按主利傳。意坤主於利物也。義意陽義陰利故坤主利也。

西南得朋

亂按程傳。西南得朋一句。只是虛語。東北喪朋安貟。

乾終

辭

吉二句一串言陰从陽之吉。猶女子從夫而生育也。本義西南東北二句平說。安負吉一句。蒙上二句安

負程傳各是一事。本義安於負也。

乙未十一月廿日
以上完句

按語類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

收及三句

彖曰至哉坤元

亂按坤卦。辭者。指乾之元真利。負言筮得者。其事大真。而利在健順之負耳。未嘗与地道相干涉也。彖謂之坤元。則別筦其義。配之乾元。取之地道。而曰至哉。坤元。万物資生。在乾而言。則雲行雨施。皆天之氣也。品物之流形。於是乎資始。晉在坤而言。則含弘

光大者。地之形也。品物之咸亨。於是乎資生焉。假以承一亨字。其言品物者。皆承万物字為言。凡已十

坤厚載物

亂案。往合无疆。猶悠久无疆之謂。言無窮也。天无窮地。亦无窮。此往合无疆也。

乙巳十月五日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亂案。卦辭曰。君子有攸往者。只是震句。蒙下文為出行之占。彖則通上。牝馬之貞。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則為踐行之行。言君子秉柔順。健行之徃也。

西南得朋

亂案。西南得用四句。傳義異同。亦与卦辞同。本義承。

沒

卦辭只隨文略解到彖則云：「卦辭亦當以此意看語類云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爲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又曰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殺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体。又按程子意西南得朋全陰之本然不全是好事。必東北喪朋乃有生育之慶也。朱子意西南得朋乃是好事。東北喪朋全不是好事。反之西南則終有慶也。傳義二家其意似相反。乙巳十月十日衣。

安貞之吉

胤按安貞之吉云：「程傳人能有安貞之德，則忘地道之無疆也。」朱義詔地道自有安貞之德，二說相近。

而差異蓋地道安貞故安貞之人能應之也。大抵卦辭是人事而各取其象則當依程傳也。己巳年十一月廿四日

象曰地勢坤

亂按乾坤本是純陽純陰之象不必專為天地故其徃曰健順此無形之物彖解卦辭乾曰剝健坤曰柔順是也象必象物故乾坤配天地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陽而屬氣地陰而屬質故天言其健而地言其厚此象之所以曰厚徃載物而不曰順也。乙未十一月廿四日

亂按傳義縱象俱兼順厚二意為鮮此以乾健坤順必要入順意然象只曰厚徃載物則當專取厚義而

不必要添順意。大抵彖象文言，各異其旨，不必相吻。從前已詳其義矣。合併為說，則必致膠擾。乙未十二月又按天行之健可知也。地勢之順難為說。程傳取順頤之意。本地不足東南之義。本義云高下相因。言山川丘陵之勢。高卑相乘，皆不穩當。此文只當從厚意而不可必說順意。

初六履霜

二程遺書九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大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見六則一陽生。

至八便不是純陰

陰生

○陽 二九陽 二七

○大陽

二六陰

二六

六二直方大

劄記按乾坤純体，同往相應，與六十二卦陰陽互應者異例。而乾与坤亦不同。乾九五為君位，而二忼之坤，墮二為主，故五不應也。丁酉八月廿一日

胤按六二之直方大，程傳就地道而言，兼以聖人而言，不習无不利者，乃其无爲自然者也。朱義只言坤道，不必在聖人分上言，其異同自可見矣。蓋坤是純陰之卦，而六二其中正者，故系之云直方大，然不

○直併說然易
自說坤道孟
自說浩然之
氣。金其事

就地道若人事而言則無所執捉畢竟就地形取象而欲人之行事易直方正且光大也本義自明乙巳十月
又按直方大程傳以為三事与孟子之至大至剛以相類不必可相證也朱義云內直外方而又盛大此極文言言教義内外之說然文言依卦辭而別發一義者要之本文只是說三事然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則直方大三者併說而其所以重在直方二者可知矣

象曰六二之動

又按象曰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則光字似說大字
彖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六三象曰或從王事知光

大也則知光字與大字相通用矣程傳解為光頭故上文必虧着直方則大矣一句乙巳十月十六

六三含章

亂按无成有終程傳无成而有終為处此者之戒朱義金无成而有終為值此者之吉凶丁酉八月廿六日

象曰或從王事

按爻辞有二句象只举上一句而解其義則并說二句盖知光大也一句說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二句也故程傳詳其例

六四括囊

括囊程傳只作韜晦之義朱義則作謹密隱遁之義

命吾竊武子之愚程子則如以文說朱子則云智巧之士所避而不爲蓋朱子不好是等道理故处之有遷就之解

亂按六四括囊程子傳在上下困謹之時自持以正則必惟毋妄之災故韬晦其智以免於禍此君子处乱世之道竊武子之愚蘧伯玉之卷懷皆是事也朱義重墮不中故或謹事或公位以小人挫非其位之戒觀文言曰天地闭賢人隱則程傳可從也

六五黃雲裳元吉

亂按程傳坤臣道也而五君位故取黃中下裳之義而存守中而居下之戒朱義此爻有中順之徳故系

黃裳之象視諸爻例本義不可易也丙午二月
又按程傳雖曰臣道君位其意專爲婦人居天位之戒故举女媧氏武氏以當時宣仁皇后劉氏臨朝聽政而言先儒經解或有演本文寓當時之諫者春秋胡傳最多其說

用六

亂按用六傳義之異与用九同程子言处墮之道朱子示諸陰爻用六之例且坤六爻变者就此而占之也丙申二月廿五

象曰

亂按程傳永貞故大於終本義大小就墮陽而言墮

變而之陽故云大終

上

歐陽明用曰用六利永負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衆所以不用八也

卷四
後得主而有常

胤案傳主下程朱共云脫利字以承卦辭而言孔疏則云陰主事卑退若在事之後不為物先即得主也此陰之恒理故云有常予誤卦辭云先迷後得主利則不言有常也彖則云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則不言主利也文言則云後得主而有常蓋彖解卦辭而文言又演卦辭則文言不必曰主利而其義自圓然則解卦

辭得主利亦當解做得其主而利也陽義陰利易中亦无明證况後得主而有常与下含万物而化光其句法相偶押韻不必煩添利字但孔疏陰主卑退理覓不妥陋得主當作得其所主之義与下西南得朋之得同

世乙巳对月

積善之家

胤按蓋言須也程子取順長之義言其以漸而長也朱子誤慎字之誤予謂下章又言蓋言謹也當承程子依舊丙申壬二月六日灯下私句

孔疏曰順碧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乃致此杖害又曰陰主柔順積柔不已乃終至禍亂故特於坤之初

六言之微戒其防柔弱之初此說覺牽強

私句

直其正也

亂按文言曰爻辭直方大之義而以敎義二字堯明之敬持身之正也。義者制事之方也。上言正而下言敬者。敬屬工夫而正屬效驗。敎則正也。直方大在卦䷗則合是三事。文言則只是直方二事。大言其往之盛也。德不孤字貼大字說已。又上元前一日。

鄒莊溥易會曰。鄒志完詫正當作敎。按禮深衣稱直其政。蓋敎訛為政。又訛為正也。○按古文字不貼貼而意自到。若改曰敎。則只是釋述上文。却覺无味。不如从曰。

辛亥四月九日松句

亂案程傳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宋學以仁義爲性之理。恐人認義以方外為告。于義外之說故必著此語。古人所云敎也。義也。皆就人之行事為言。故言方外其意自明。固不可做在內。而形外者亦不復傍流於義外之見。庚子十一月十五日野謠松句

張金有美

臣道

亂按地道妻道。金三者併說。而地是坤之象。故以此章專言地之道。而妻道臣道。自可知也。程傳專言臣道。以卦歸或後王事。人臣之事也。

乙巳十月廿日夕

天地變化

亂按天地變化。革本舊則知天地開闢則革本之萎

察天地閉賢人隱則知天地閉泰則賢者之彙征上
二句者下二句者上二句交錯互言其義自
明上之天地言天下之天地就君臣分上言蓋言
賢者处乱世豫言以免禍無誉於前無毀於後此括
囊之事也

乙巳十月廿日

君子黃中通理

亂按黃中有二義有中正之中有中外之中傳義註
爻曰黃中色則是中正之中專主五而言此本於左
氏惠伯之言文言之黃中通理亦然彖曰文在中也
文言曰羨在其中則是中外之中正是弸中彪外之
謂頑當活者不可拘執

丁酉九月十七日

正位居體

亂按正位程傳五在坤故不言尊位而曰正位朱義
則直做尊位解

戊申八月廿三日

按程傳云卦全純陰恐疑無陽故称䷁則䷁戰之䷁
指坤也又曰見其与陽戰也則亦似指乾本義只一
意專就坤而言玩本文既謂之䷁戰則彼此俱在
坤而言則專主坤而言而方与戰之毫不可從知矣本
義舊明

丁酉九月十七日

以上私勺

坤經

比

全卦大意以卦內震外坎以卦体震而遇坎故名卦爲比也以卦往動於險中卦象雷雨之盈而系辭也大象專就雷雨而取經綸之義序卦則別凡繫辭盈塞之義各自不同程傳以二象亦爲各卦之義動於險中爲比之義未穩貼本義隨文成解自可見也

按程傳震始爻於下云震一陽爻于二陰下坎一陽爻于二陰之中主陽言者震坎皆陽卦也

比元亨

按元亨程意以爲比則必通无往不復故云比有大亨之道朱意以爲震之能動有亨比之才

建侯程子則爲人君封建之象朱子則爲臣下立君之象

彖曰匕剛柔

剝柔二字程子取震坎二象朱子承乾坤二卦言同始文則覺朱義長

動乎險中

按動乎險中程子蒙上文謂解卦辭朱子屬下文謂說致亨貞之由

大亨貞

按大亨貞一句朱子蒙上文程子接下文貼雷雨之動說雷雨滿盈竟非好事且彖辭皆坤匱大亨貞与上

之生下之盈叶當從本義

以上空句

雷雨之動

亂按雷雨之動滿盈程子蒙上文大亨貞句言陰陽之通暢和洽与雷雨解之義多相近朱子屬下文天造草昧言雷雨晦冥塞于兩間猶詩古註风雨晦冥鶴鳴不已古註以為乱世之兆較此二說程子以为好事朱子以為凶事其意正相反說雲雷屯則雷雨非有和洽之兆也當從朱義

按本義云自此以下宋元亨利貞云乾元亨利貞彖傳及文言則解為四往則非文王本意也以下彖傳所說乃從文王本意

按程傳滿盈。天地之間，句蒙下文指萬物也。若為雷雨之盈，則與上文盈塞于天地之間者矛盾矣。指乾之雲行雨施，呂物流形也。

天造草昧

彖曰：本末卦，下辞豈有尊負？解天地生物而天造草昧說時事哉？蓋彖象序卦各自為義，而互不相襲。程子挽序卦而說彖，故致如此。

按詩風雨晦冥，鷄鳴不已。古之說詩者，為亂世之象。朱子之解雷雨滿盈，蓋其意也。

建侯朱義解與前後不同，而曰姑奉其一者，上雷兩革昧等，不与初九爻相干也。

象曰雲雷比

胤按傳曰：坎不云雨者，拯雷雨解及雷雨之動滿盈而言也。本義曰：坎不言水者，以諸卦大象多死於水也。丁酉九月廿一日夜。

按程傳中經繩綸緝四字，成文解本文經綸二字，蒙引經與繩正相反，如何以經當繩？蓋誤矣。旧点經綸字下，点一豆，適如蒙引之謬。以上私白

初九磐桓

胤按建侯程傳烏鵲建諸侯自輔助之義，方屯於下，非君位也。故但取其義耳。本義取自建侯之義，与卦無其例，亦不同。拯象之志行正也，則本義覺確。

九月廿日

象曰金磐桓

正負字相通志行正三字解居負也

以責下惑

利建侯三字程子從彖傳意朱子從象傳意以責下
惑二句分明解爻辭利建侯則此处傳不可文此意
程子只隨文解成不及此

六二

胤按乘馬班如程子為分布之義死下馬則人馬異
处之意朱子只云分布不進之兌蓋眾人分散而不
肯進也皆訓班為分予則謂班如班師之班蓋言還

也乘馬欲進而却還申上屯如遭如之義臲申三
又按匪寇一一程子謂非初九之寇我非理妄求則
与六五正應婚媾朱子初九非与我為寇乃求与己
婚姻也負不字程子貞字晉之義朱子從耿南仲說
貞許嫁而孚之義乃名字之字同上

按本義中字許嫁也本耿南仲說○故為一句解爻
辭凡如遭如八字

六四

胤按乘馬班如屯一卦中三言之皆隂爻也二四亦
言婚媾益知婦人既嫁而大歸也且古者言乘駟乘
馬皆以馬駕車非單騎也訓班為分布之義云人馬

異處往不能進尤覓不穩易本筮書婚宦人之所必
詢吉凶故易中多說出外婚姻此亦可見也

庚寅日

九五

胤按小貞吉大貞凶程傳謂當比之時以漸正之則
吉處而正之則凶也本義謂小事則貞而吉大事則
全貞而凶也易之爲教觀可而動屈伸隨時當從程
子之說本義豈有所嫌乎故而改之欽丁酉十月七日

比

蒙

全卦大意此卦卦体内坎外艮九二爲主爻卦象山
下有險卦從險而止曰名卦爲蒙也以卦休二五相
應及九二剝中而系辭也大象則以山下出泉取果
行育往之象也彖与象死義稍異程子併而取之朱
子別而說之朱子可從也

蒙亨匪我求

胤按初筮告程子謂占決也非卜筮之筮也本義直
做卜筮比之原述亦然○初筮告已下四句程子專
爲叢蒙人說只是一意朱子合二意本義中說視可
否而應之者明者之告蒙也致精一而扣之者蒙者

之賴明也。故有筮者、明暗之說。亨在人者明者也。亨在我者暗者也。養蒙以正名明者也。自養以正者暗者也。蓋朱子以易為卜筮之書，而筮者亦不一樣。而有明暗賢愚之別。故設此二端以相通耳。猶乾之二五爻与占者相為賓主也。私

蒙亨以亨行

渢按時中程子分為二事。時謂得君中。謂處中。本義謂得時之中。只是一事。己亥二月上

初筮告以剝中也

渢按以剝中也。程傳以剝中之道告之也。本義以有剝中之徃。故告之有節也。以他爻例推之下一句各

承上一句當从本義也。丁酉十月

蒙以養正

渢按蒙以養正。程傳泛言蒙養之當正。通二上而言。本義專主九二一爻而言。亦當從本義也。丁酉十月

象曰山下出泉

渢按程子彖象合說。故解象曰未有孚行。以剝彖之險而止而說。朱子專取行而有漸之義。不復依彖說。此亦可從本義也。

初六

說桎梏。程傳以為除去昏蒙之義。只是譬喻說。朱義痛微二字。點刑人轄舍字。點說桎梏解。只是冤宥之

意以下往客觀之則朱義爲優况上有刑人字則下桎梏字直承上寫言不可別取其義也

困地記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程傳之義爲精用說柱梏覓得本義尤与上下文相合年來深喜詭易但際切宣致思

胤按堯蒙程謂下民之蒙本義謂柱愚之蒙程子亦取蒙之初之義已亥春以下完句

象曰利用

胤按象曰解程朱俱取蒙初之義不与卦同乙亥

九二

胤按納婦程子以爲納婦人之善朱子以爲納婦之

象朱子意以陽受陰故有納婦之占狀以九二爲夫也予認易本占筮之辭故筮遇九二有利納歸猶遇六三者之不利取女也六三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故曰勿用取女然則九二之納婦吉亦以中行相應自有此象若以義取之則君之大臣夫之納婦須因包蒙之人以賴其輔助鮮納歸二字寫納歸人之善尤不周遭

六三

胤按金夫程傳就九二而言本義泛指多金之人不必指九二也无攸利程傳就婦人身而言本義則謂取女者之無所利也丁酉

六三

胤按金夫程傳就九二而言本義泛指多金之人不必指九二也无攸利程傳就婦人身而上而言本義則謂取文者之無所利也丁酉

象曰勿用

按荀子脩身篇云術順墨而精雜汙註云順墨當作慎墨本義注內當云荀子慎墨王作順墨

象曰困蒙之吝

胤按蒙卦四陰或承或乘皆比于陽唯六四一爻於二上二陽爻皆隣一爻故曰獨遠實也丁酉

上九

胤按蒙卦二陽四陰二陽治蒙四陰處蒙程傳前已言之故九二之包蒙上九之擊蒙皆非己之蒙治人之蒙也今程傳乃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貶當擊伐之然則上九之蒙為人所擊也与前矛盾至下文乃云治人之蒙乃禦寇也則一傳之中亦有相牴牾當從本義為正
辛巳六月
廿七日書

胤按九既陽爻則不應自蒙而当擊人之蒙唯其剏極不中故戒其不利為寇

胤按程傳解上九專為討伐之義此因爲寇等字為解本義則為教誨之事此曰卦之爲蒙也取必攻治等三句貼不利爲寇外誘真純四句貼利禦寇予謂

卦金名蒙通考諸爻有刑人納婦取女等象則此爻
亦不必解為訓蒙之率當從程傳丁酉季冬

象曰利用禦寇

亂按上下順也程傳解為寬猛之中輕重之宜本義
則做上下之人李義覺穩上

蒙經

需

全卦大意此卦坎上乾下以乾剝之体遇坎險而不
得進有需待之象故以名卦也以九五中正及下体
有乾而系卦詞也大象則就二象以雲上於天取待
時燕樂之義也程子專取大象序卦之說以彖為別
說不如本義專取彖說之可從也○需卦險為之阻
故須待者彖傳之意雲上於天有飲食之道者象傳
之意序卦亦出於此其取義各自不同不可不弁別
焉○以下危句

需有孚惠心

程子之意九五固中正九二中而不正設曰中正則

專係九五而不兼九二故欲該九二而曰正中也予謂此亦便韻耳無美義也况曰位乎天位則專就九五而言可知矣壬辰

象曰需于泥

胤按李義占外之占叔語類當作占外之意

六四需于血

胤按出自亢程以為失其所安朱以為脱于险中以二義校之本義為明出自亢三字此非不好字而且象解曰順以聽也蓋言金有需于血之象而得出自亢者以其柔順聽從也且程傳中順以從取不競於險难二句是帶象傳意暗解一出字然既失其所安

則不可謂之不至於凶也意文明堂當從本義宜与

上六入于亢

胤按四之出自亢程子以為失其居故上六之入于亢為安其处朱子以出自亢為出于傷地故入于亢為陷而入亢之象以二說校之大抵卦之上爻多不好况居于险之极尤有不安之象則入于亢為凶象可知矣程子謂在需之极久而得矣恐未必然盖需之為言待于事之未到事既结果則無復有需上爻是也故今從本義

象曰不速之客末

胤按程子所謂在上者上下之上言陰爻在諸爻之

上也。本義所謂上有謂上六之上。今觀本文有雖字程說主从。

需

訟

全卦大意此卦坎下乾上，故有上剝險下險；而健之徃彖以此取名卦之義而以卦体卦變二五得正上九過剝系之卦辭也。本義專从此爲解。大象則以天水相違之義取謀始之象也。程傳專从此爲本說，以彖解爲別說。本義可從也。○在全卦，則二者訟者也。五者聽訟者也。在各爻，則五固決訟，自餘皆訟者也。○以下定句

亂按程傳不曰坎下乾上，而曰乾上坎下者非例也。以大象之天水違行而先天後水也。

訟有孚

按彖辭上六字主九二、言下二字主上九言

胤按中吉二字傳義俱就九二而言、唯義挾彖之剄來而做卦變說故傳解彖亦不做卦變終凶程子泛而言之本義挾上九過剄而言利見大人傳義俱就九五而言不利涉大川程傳挾內卦坎險而言本義取以乾乘險之義也、共可從本義也

按本義云於卦變自遯而來䷠遯䷠訟語類云四陽二陰自遯而來者十四卦訟乃初變之卦又曰訟卦本是遯卦變未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

困知記云劉保齋於卦德卦体卦象從朱子卦變後

程子其義甚精蓋亦因其言之不一而未以歸于至一可謂舊於尊信程朱者矣

彖曰訟上剛

胤按以一節程子二句平說無別本義分二句為上制其下、伺其上之義在是不然則健与剄既無分別且二句重複其意不明

訟有孚窒

胤按上剄而下險訟之所以作卦之所名以此也、內險而外健訟者之情狀卦之所以系辭者自訟者而言故再出卦名下一句唯解卦辭而不及卦名也

胤按程傳成卦之由者此卦九二剄中為訟有孚之

象以朱子所譏卦體也。挺程傳此卦之得名本以上
剝下險及天水違行也。別以九二剝中為成卦之由。
而系中吉之辭也。故彖傳以卦變為說曰：剝來而得
中也。六十四卦之中無不有卦變然後取成卦之由。
者。彖不言卦變也。

終凶

傳只泛言不可極訟義專貼上九一爻說

象曰天与水

胤按此曰卦存戒非取法卦象也。○天水違行傳義
共云天上地下有其行相違之象也。小注內龜山揚氏
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

之則無及矣。此說與傳義異矣。然最可取也。天行而
西水行而東。此違行也。正文謂之違行。則就其運行
上言可知矣。以天為氣。上亦未穩。龜山在朱子之先。
而不取者何哉？五辰

近思錄中引程傳葉采解天水違行則專取龜山說
○慎交結者。交者。文割之義。謂交收田園器物結者。
結正也。平岩曰：文結者。朋匹親戚也。誤矣。與明契券
對說可見矣。

初六

胤按程傳以上有九四正應。且於卦初發不可長之
例。本義並无此意。唯取柔而居下一義耳。七日酒九月十

象曰不永

亂按程傳解不可長會二意一曰卦才為戒一曰爻初為戒

九二

傳以處二與五應而以其九而与立為敵故不克訟義則謂九之陽剝本欲訟者以居二之柔故不克訟今按二五位也九六象也立後程傳

自下訟上

卦只言無眚象云患至掇者蓋反說以明主意言不如此則必遇禍患也以上完句

或後王事

或從一句程氏曰為已不主事朱子曰為必無成功蓋食旧從貞中既含不專至之意至終吉六三之象終下起一或字蓋或之也若從程子說與上重複且或字無下落處當後本義

九四

亂按復即全程傳依克己復禮做解故解全為正理予曰天命其意稍異丁酉

九五

亂按本義云訟而有理云々蓋非理而訟者或值以爻亦異其元吉故必看此一句也然使卜筮必信耶非理之人必不遇此兆而未必可定故虧著此一句

此程傳後義理之所且可尚也。丁酉臘月六

原本九行二十字紙數六十今為十一行二十字
四十七丁
天明二年壬寅四月佐木恭完書字古義堂
訟終

同九日檢定

